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79
8 Octo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三七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月八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德里斯先生

(突尼斯)

(副主席)

-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阁下的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前)

演说人：

吴拉丰先生(缅甸)

埃斯科瓦尔·萨洛姆先生(委内瑞拉)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十分开会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阁下的发言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由礼宾人员陪同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很荣幸地代表大会向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阁下表示欢迎，并请他向大会致词。

班塞尔·苏亚雷斯总统：我来到这个崇高的讲坛，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代表一个正在安安定定地在历史旅途上迈进的国家发言。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各位知道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关心人类在这个仍然充满危机、冲突、恐惧和贫穷的世界里所面对的极为迫切的问题。

首先，我要向杰出的卢森堡外长加斯东·托恩先生祝贺，他能干地主持大会第三十届会议。

我也要向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祝贺，他这位卓越的政治家主持了两届会议。

我也还要向杰出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祝贺，他孜孜不倦的工作，实在令人钦佩，而且对本组织非常有用，因为他怀抱深厚的人道主义并能镇静地对付最严重的困难。瓦尔德海姆先生对联合国有积极的贡献。他就任不久便建议在最广阔的范围内审议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可惜的是，这个迫切的事项仍未获得处理。

我也愿同大家一齐向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等三个新国家表示欢迎。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和佛得角在政治方面的和平过渡是它们人民思虑成熟以及管理国诚恳决定要实行非殖民化的明显例证。我肯定这些新国家的存立将加强本组织，并使非洲人民得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鼓励。

我要对已经取得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表示欢迎。我也要预先向即将取得独立的苏里南表示祝贺；苏里南是一个加勒比领土，因此也是拉丁美洲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代关键性问题之一是人与人间的和平。没有国际和平与安全，想要取得人类的全面发展，充分满足其物质和精神需要，和在更公平的经济秩序下面对其共同的命运，都是虚幻梦想而已。

更为必要的是停止军备竞赛，削减武器在国外的买卖销售，把核能用于和平与人类的福利而不用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能确保建立一个永久和建设性的和平时代的话，国际合作就不能取得积极的结果。

关于此点，玻利维亚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不相信武器可以取得绝对的胜利。我们认识到一些国家在这方面拥有的力量。我们知道只用正在制造的核弹就足以在八十年代里毁灭本地球上的一切生灵。

尽管有这种荒谬的进展，我们肯定，人类如果不能避免目前威胁着它的危险的话，将得不到什么好处。照发展中国家看来，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自我毁灭，如何防止大灾难，和如何保障为谋集体福利的服务和人类智慧的美妙创造。

武器不足以防止这些危险，还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同时照顾到人类与其永恒命运脉脉相依的关系和人类生来无私的天性。每年军事支出浪费掉超过 30 亿美元。人类如果能够利用这些资源来消除无知、疾病和饥饿的话，那真是好极了。除了别的以外，粮食和能源危机、世界通货膨胀、社会冲突、恐怖主义、污染、生态不平衡、毒品的制造、运销和使用、穷国和富国间的差距等都是近代社会所面对的最迫切的问题。

所以联合国有责任确保世界的共存，找出切实的途径和办法来调和工业品输出国和原料生产国间的关系。

联合国决不能无视其会员国的全面情况，换言之，它不能无视具有历史性的一些明确的个体，因此也不能忘记它有责任促使富国给予较不先进国家以公正的待遇。

殖民地时期，玻利维亚称为上秘鲁。按照当时的年代史编者的说法，那时候玻利维亚出产的金银，多到可以从富得难以置信的波托西建一条桥到伊比利亚半岛。撇开幻想不谈，上秘鲁的的确确在很长的一段期间内一直是旧世界的光辉。几百年来尽管作出了牺牲消耗了巨大的自然资源，上秘鲁却从来没有得到它理应得到的补偿。

玻利维亚自一八二五年开始独立生活以来，按照目前市价计算，玻利维亚每年平均生产价值3亿美元的财富，即总共产出了超过400亿美元的财富。可是，玻利维亚的投资总额仍不到10亿美元。因此我们没有资源足供国家应付第一期发展的需要，而且相去很远。

因此，对于这种真实的情况，我们很可以问一问：这些财富到哪里去了？财富给那些外国经济带来了好处？为什么财富要使一些人贫穷而使几个人发财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过去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必须获得补偿。现在是采取新办法的时候，是以相互依存代替依靠，以团结代替家长式作风，以互相合作代替援助的时候。

在发展合作方面，要细心研究原因和结果。直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先进阶段，我们仍然感到半信半疑。这些都是由于对国际经济系统的根本机构存有尖锐的信任危机所引起的。

玻利维亚希望公开表示支持联合国在解决使经济较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受到限制的痛苦问题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一九七四年四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和最近结束审议的第七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原则、目的和决议。

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认为设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的是自己的目的。关于此点，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希望体现这个重要目标的宣言、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能获执行。

在纪念玻利维亚立国一百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曾在那个把解放的思想播遍美洲

的苏克雷城的自由大会堂里讲话，表明了我国对今天国际社会关注的很多问题的立场。

必须注意，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不是后悔的时候，也不再是说空话的时候。我们必须按照大家的要求，创造、建设和组织一个更公平的新世界。

人类有共同的命运。不能想象它是被争论、仇恨或使民族隔离的讨厌的不平等所破坏和分裂的命运。我们有义务团结合作，建立我们之间的对话。要不然我们的文明可能遭受战争的浩劫，或无限期地危害和平、自由、进步和正义所带来的福利。

我们不能不关切地注意到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国家或个人都没有权利积聚大到不成比例的财富。一些人非常富有其余的人个个赤贫的情况是不能接受的。

为了消除这种国际性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合时代的情况，我们必须给问题找到答案。我们必须从言辞进而采取行动。世界各国人民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里都必须取得平等。

不利用科技资源很难打破发展不足和依赖的障碍。我要再一次建议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开辟途径来利用这些资源，因为它们是人类共同遗产。这个思想已经提出，所以已不再是玻利维亚的思想。现在我们必须开始创造工具，或迟或早地执行这个超越一切的目标。

人类今天面对的另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在很多国家里存在着一些不择手段和不诚实的跨国公司，它们干涉内政，把主权作为笑柄。它们使用贿赂和诽谤的行径，助长贪污并尽量开采我们的非再生自然资源。它们拚命追求利润，采取违反人民利益的行动，不负责任地起着恶化国际关系的作用。所以必须制定标准来管制跨国企业和垄断机构的活动，对违犯这些标准者还要制订必要的措施予以制裁。

从事经济侵略的国家理应受到类似的谴责。作为产锡国之一的玻利维亚是这种背信弃义活动的周期性受害者。

在这讲坛上不提原料问题是困难的。原料生产国必须采取行动，组织牢不可破的共同阵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组织共同阵线来反抗受人操纵的价格：即原料价格过低和不稳定及制成品价格过高。

我们认识到联合国通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试图制定一个能够稳定公平和公正的价格的政策。可惜的是，决议花费太多时间，发展中国家疲于等待。如果各项努力得不到协调，如果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没有取得确切的进展，则生产国为了绝对必须取得积极成果起见除了组织起来便没有其他可行的途径了。

关于原料的一般政策可能采取以下的具体形式：首先，设立原料生产国组织；其次，加速工业化；第三，建立管理储备的基金。

我现在想谈谈被描述为多变化、美好和肥沃的我国。在这个辽阔的国家里，因为土壤如此肥沃、气候如此多种多样，以致在我们的国土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生长出来。至于地下的财富，自然界对我国非常慷慨。我们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我们还希望借基本建设和工作取得更多的成果，以期把这种充裕的财富用来促进我国人民的福利和进展。

玻利维亚已经制定了一些提供保证和鼓励的现代化法律。这种法律将能合理地调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与我国的目标和优先次序。

我国是一个进行联系和接触的地方。它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的聚合点。它是亚马逊和普拉特两河流域的一部分。玻利维亚参加了所有以一体化为目标的区域性机构。它是安第斯条约、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乌巴玻三国条约和普拉特河流域条约等分区组织的成员。

玻利维亚采取的坚定和无条件的态度体现了解放者的最纯洁理想。对玻利维亚的政府和人民来说，一体化的概念并不仅仅意味着建立经济合作、贸易和没有关税壁垒的政策。这应该是一个更有雄心的事业：建立一个能够缔造玻利维亚向往的伟大亚美利加祖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

直到最近，我国生活在不公平的双重社会制度里：一方面是完全与文明和进步的最基本利益绝缘的被剥削和文盲的大多数，另一方面是拥有一切特权的封建少数垄断者，他们把持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人民的苦难和穷困根本漠不关心。

玻利维亚革命的矛头指向这个压迫和不公正的制度。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将锡矿收归国有，我们颁布了法令，规定我们拥有对我们的战略性自然资源的主权，我们还使农村劳动队伍能够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

可是，其中一些成就例如土地改革长久以来就停留在仅仅分配土地所有权的阶段。现在武装部队政府正在玻利维亚革命的持续过程中，为农业、畜牧业和农用工业建立现代化的基础。此外还必须加上我们设立农业合作社和推行农村教育的政策。这是共和国史无前例的创举。

因此，玻利维亚正在发生非常重要的结构改变。玻利维亚的革命继续成为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先锋。

大部分人民的战斗性支持说明了我所代表的政府的合法性。这种支持从政治稳定、社会和平、国内秩序、和建设性工作上反映出来，并且使人民有可能自由地表达意见和发挥他们的最佳天资和能力。

正如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里说过，玻利维亚保证每一个人能以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充分地表达他自己。玻利维亚凭借过去积聚的力量和目前的精力，愿望确保每一个玻利维亚人都能够工作、生产、学习和满足他的物质和精神抱负。

玻利维亚政府是全国意见一致的政治表现。它享有社会上一切份子的积极参与，主要是享有专业人士、农村和其他劳动队伍的积极参与。我国的武装部队是这个制度，这个新的模范制度的枢轴，因为它受过历史性的锻炼，能够动员全国人民使他们团结一致以谋国家和发展的利益。

在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国家里，民族情绪的表达是一个缓慢和吃力的过程，在这些国家里似乎仍未取得实现理想民主的最佳条件。我国也在经历着这种

制度性危机，主要因为突然出现了一些新因素，例如我们迫切需要住房、教育、工作和良好的卫生条件等等。

在玻利维亚，最忠实地体现我们国家的地位的武装部队已经负起了政治责任，因为处在没有适当结构足以应付世界各地特别是美洲大陆过渡时期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武装部队认识到它的任务不能局限于军事活动方面。

鉴于有重新评价我们的社会目标的迫切需要，我们正在整顿我们的宪政制度。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措施，我们打算逐步加强我们的体制，使其更加合理。我们的立场是在传统的范围内。问题在于消除时代的错误，和使表现民族抱负的新体制能够适应需要，真正地满足大部分人民的期望。这个过程的发展将会把我们带到我们自己选择的多元化和有效的民主政治的道路上。

在进行这些伟大社会变革时，我们充分认识到武装部队面对的困难和危险。在不流于煽动、暴虐和专横的情况下，恢复被剥夺者失去的权利，这种工作是对势力集团的公开挑战。这样又会激起那些想克服长期贫穷的某些份子的不耐烦。

玻利维亚在结构方面极不平衡在制度方面又不够紧凑，这种情况在很多方面同新建立的国家所面对的情况相似；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不容易以和平合理的方式来引导迫切渴望解放的民族所特有的那种强大力量。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并引导人民迈向有效民主政治的既定目标，我们就不得不制定一些新的行为标准，同时又必须有坚定的政治意志。

任何迈向改革和加速发展的步骤都有其代价的。重要的是认识到改革的真正价值和尽可能地使达成改革的手段近于完善，以使所得的利益，对于社会上最脆弱的人民也就是我们试图帮助的人民不致成为一个太繁重的负担。

我们时代的迫切问题是使现代社会分裂的极不平衡的状态。这是一个影响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民的问题。我们追求的普遍主义，其目的也正是要为这种情况找出一个解决办法。

面对各大陆经济力量中心的固定和必然的态度，发展中国家有义务建立它们自己的行动阵线，同这些力量中心进行和谐与合作的互相作用。我们必须做的是取得一个新秩序，使我们今天感觉到其后果的发生在一个分裂和层化的世界上的情况不再发生。

就意识形态来说，我们的民族主义是具有革命、人道和基督教精神的民族主义。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在国家一般利益的范围内容许自由表达思想、倡议和态度的多元化民主政体。直至最近为止，民主政治，根据公认的意义，向来是保全少数统治者的权力的骗人鬼话。这不再是玻利维亚革命的情况。为了让人民可以成为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历史需要最广泛的人民参与，需要更好的财富分配、机会均等和确保充分发展的方法。玻利维亚正这样做。

国际上，我国政府愿意同世界所有国家维持外交关系，唯一的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尊重我们的主权和文化。玻利维亚革命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新老殖民主义及其现象的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

在所有玻利维亚人民的支持下，我国武装部队已在历史上负起了重大的责任。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最重要的决定，同时也是一个同他们的牺牲、能力、克制和爱国心相称的决定。鉴于武装部队成员熟悉民事问题，了解社会情况，所以他们有能力成为现阶段结构改革的领导人。

人民团结和一致支持我国政府，特别是在有关安全、发展和恢复通达海洋的权利等重大国家目标方面，更是如此。我国人民心照不宣加紧团结，拥护武装部队已经空前地增加了他们执行国家根本任务的能力。不久以前，由于有限的政治领域或由于过去情况造成的混乱，这些任务没有获得适当的执行。

我国的革命因为深知挑战的规模，所以已经采取了最直接敏捷的方法来缩短玻利维亚的实际情况同最发达国家已达到的最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在我们已经拟订的五年计划里，预期玻利维亚的财富将增加一倍。在取得足以扩大人民的社会福利和提高其文化水平的经济成长的同时，我们还在进行原料的加工，加速扫盲计划

和使人民在各种传统的文化相互尊敬和互相调和的情况下结合起来。

我们的目标是使全国人民在精神、物质和人口方面结合起来。通过鼓励建立非宗教的传统社区，我们希望农民在本身领域内发挥积极力量。我们将靠着农民通过武装部队所办社会行动方案的渠道给予我们的支持，使农村地区城市化。我们正在执行一个庞大的道路交通建设计划。我们广大的水力资源将给广大的农村电气化计划提供能源，从而改造农业和提高农民们的生活水平。

我相信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因此，我们展开了一个艰巨长久的根除毒品的制造、贩卖和使用的运动。在这项工作上，我们需要各国人民通力合作取缔贩毒，因为贩毒引起的犯罪活动影响到世界所有国家。玻利维亚将作出一切努力以达到这个目标。我要以玻利维亚总统的名义，在这崇高的讲坛上恳请各国通力合作，保护全世界青年的身心健康。

我想借此机会提到玻利维亚对和平解决国际纠纷的支持。根据这项原则，一九六五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美洲外交部长会议提出了一个审查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决议。遵照这个原则，我们有责任声明，我们热诚希望，在符合美国和巴拿马两国相互利益的条件下，巴拿马运河问题很快获得对巴拿马人民的权利和主权有利的解决。

我已经试图概述我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政府的一般政策。根据这些目标并为求实现这些伟大理想起见，我已经向我国人民作出了不可改变的承诺，要收复玻利维亚的海洋。这个海洋就是玻利维亚从一开始作为独立、自由和主权国家时便有的海洋。

我们有强大的理由要追求这个目标。今天人们都鼓吹一体化。对玻利维亚来说，实现一体化而没有通达海洋的权利，只是妨碍、延误和窒息其全面发展的仰人鼻息的过程。同一相互依存关系虽被公认为是影响一切国家的现象，但是对我国来说，对一个内陆国家来说，却是受人剥削和受人统制的情况。

我国的主权就象所有内陆国的主权一样，在其自由行使方面受到妨碍，因为我国须付过境费才能有条件地通过。这无异受统治，不管这种统治看起来是如何的自由。

如所周知，我国同智利断绝外交关系已经超过十二年。原因是智利单方面使用劳卡河国际水道。两国就进入了僵持状态。一种恶性循环使它们不能达成有利于双方更高利益的谅解。

玻利维亚对于智利将劳卡河亦即通到太平洋海岸的途径改道一事坚持如果不能从智利获得补偿，就决不同圣地亚哥政府恢复关系。智利则说，智利只愿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玻利维亚恢复关系，这是可以据以展开对话而讨论玻利维亚的建议的唯一基础。

我认识到这种事态不能继续下去，我也认识到现在已经到了玻利维亚必须再一次证明它愿意进行对话以达成共同谅解的时候。因此，我同智利总统在查拉尼亚会谈后，根据我的倡议，我们决定恢复两国间的关系，明确的目的是要在政府一级上研究我们取回我国海洋遗产的需要。我必须肯定地说，我发现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有兄弟般的了解和一心一意要解决这个历史性问题的坚定决心。

交换大使，使我们两国能够展开有成果的对话，并使我国政府能向智利政府提出玻利维亚人民寄付厚望的正式建议。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办法。我肯定智利总统将积极响应我作为我国总统的诚挚和建设性的关心。这个开明的世界大会已经听到智利外交部长的声明：

“交换大使使有可能建立直接和积极的对话，以分析两国的愿望，包括玻利维亚在目前享有的自由过境便利以外获得通达海洋的主权的希望。”（第二三七六次会议，第108—110页）

在引述智利政府在其外交部长卡瓦哈尔先生发言时一再重申的看法的同时，我必须回顾去年的亚特兰大决议，向我国保证愿意改善这种情况。拉丁美洲人民其后在历史性的阿亚库乔宣言里赞同了这个愿望。宣言公开和客观地承认玻利维亚

没有出海途径是值得紧密和全盘审议的影响美洲的问题之一。我应该指出，在支配着我们和智利的谈判的美洲精神下，我有着和卡瓦哈尔外交部长相同的信心，他说：

“……智利和玻利维亚政府间友好关系将使我们能达成现实和最后的协议。”

(同上)

玻利维亚人民渴望的这些协议——我并且大胆地希望也是我们这美好的拉丁美洲世界所有人民所渴望的协议——必须很快地具体化，不管需要多长时间的调查和需要多少次的会议。影响到美洲和平和协调的大问题的解决不能无限期地拖延。我们必须坦白地声明，人类的希望，一整个民族的希望是不能视同儿嬉的。

我想在这崇高的、世界性的讲坛上声明，玻利维亚正在等待智利对它的建议的答复。让我们有力地重复一遍：这些建议和我国的内陆地位所产生的过境权无关，而是针对问题的根本解决，彻底和广泛的解决，让我们对地理上毗连我国领土的海洋能有我们自己的自由出入的主权权利。

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和其他知名人士，以及美洲的法律和文化组织都值得称赞地完全同意玻利维亚通达海洋的权利。对所有这些支持的表现——主要是自动表达的，因为我国政府没有试图用自己的信念来改变别人——我必须以我国人民的名义表达深切的感激，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不容易找到如此杰出的正义拥护者。只有这样，拉丁美洲才能取得持久的正义与和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消除所有姐妹国家的疑虑。正如我较早的时候所说，它们已把恢复玻利维亚通达海洋的权力的事业看作它们自己的基本问题。

在这正义必胜的巨大变化的时刻，我要在这个表现人类团结的崇高讲坛上向全世界作证，玻利维亚正在作出宏伟民主与和平的努力，在几乎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获得理当属于我们的通达海洋的权利，这也是我们亟需获得以便同世界各地人民往来和贸易的权利。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向玻利维亚总统阁下表示感谢他刚才的重要发言。

请各位代表留座，让秘书长和我陪同玻利维亚共和国主席离开大会堂。

玻利维亚共和国主席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阁下由礼宾人员陪同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 9 (续前)

一般性辩论

吴拉丰(缅甸)：代表缅甸代表团，我要热烈地祝贺主席当选担任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主席的职位。我们向他保证我们对于他执行他的崇高职位的职责给予充分合作。

同时我要对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担任上一届大会主席作出的功勋，表示缅甸代表团的感谢。

我还要趁这个机会对于莫桑比克、佛得角共和国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被接纳为这个世界组织的会员国，向他们的代表团表示我们的热烈祝贺。

关于接纳新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国问题的这个课题，我愿意声明我国政府的一贯看法是对于每一项入会申请应当严格地按照该项申请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四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关于一个分裂的民族或一个分裂的国家，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是对于特别在重新统一这个国家以前对分裂的民族或国家全部有所影响的任何事项应当顾到有关双方的意见和愿望。

缅甸代表团因此引为遗憾的是它的两个友好邻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的代表团还没有来；这两国已自行同意在重新统一以前请联合国接纳它们为会员国。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局势空前未有的演变使大家对于国际和平及安全的维持和人类现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所抱关心情绪更为急迫更为加深了。这种演变是缔造联合国的人当年不能够完全预料到的，因此就成为了对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同时国际社会的生存和前途大部分取决于其负担起这种现代急要任务的能力。联合国体系在目前情况下也许似乎还不是尽合要求，但是它仍是有助于创造无论政治、经济或社会性质的争端的和平解决所非常需要的镇静条件。

众所周知，联合国体系对于国际和平及安全的维持已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出现的新的对抗而大受阻碍。不过依我们看来，如果要有效地保证国际安全，仍旧没有别的机构能够代替集体负责的世界性组织。

如果要加强联合国执行其职责的作用，各会员国必须准备尊重联合国各主管机构的决定。必须强调：这种决定应当严格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而且必须在意图上和适用上公正无私。

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作用这个课题，我国代表团认为适当的意见是：正义，与和平不同，应当是解决国际争端时的主要考虑；因为没有这一种就不能够长期盼望有其他一种。这点显明地应当适用于中东冲突一类的情况；除非对巴勒斯坦问题能够找出合乎正义的解决办法，否则持久的解决就无法取得。

同时，如果要保持和平，那就必须勇敢地消除不安定和冲突的一个严重根源。我指的是对国家内政外交的外来干涉。印度支那的战争造成了不可计量的人类苦痛和大规模的物质破坏以及整个东南亚区域的普遍不安定情况，这一次战争无疑可以归咎于大规模的外来干涉。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现时正在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是应当受欢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随着这种进程来的是混乱和骚动。除非国际社会采取某种行动对于外力干涉这种动乱情况的趋势加以约束，地方性的冲突和地方性的战争可能出现并且甚至加强。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的弁言内，大会用这种文词来表示它深信：

“……各国严格遵守不干涉任何他国事务的义务，为确保各国彼此和睦相处之一主要条件，因任何形式的干涉行为，不但违反宪章的精神与文字，抑且引致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情势的造成”。（第2625(XXV)号决议）

我代表缅甸代表团，想要对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书的导言内作出的呼吁，表示我们全力支持。秘书长的呼吁是：我们：联合国会员国，现在从雄辩地表示恪守包括不干涉原则在内的联合国宪章原则进而负起使这种原则得以实现的更加困难的任务。

在军备管制和裁军方面极显著地证明表白与执行，目的与实现之间确有差距。一九五九年大会把全面彻底裁军作为全人类应该积极追求并应在尽可能最短时间内实现的终极目的。但是自从一九五九年以后，各个武装大国的军火库武器数量不断增大，种类不断增多，世界军费增加了一倍，全新的各种各类大规模破坏武器创制出来堆存起来了，致命的武器成为更加致命了。结果，原来的彻底裁军和平昌盛世界的幻象一步一步地没落到地平线下了。

在所谓局部和附带措施方面也是一样，到现在为止所得到的结果，和我们可以合理地盼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得到的结果，总而言之是令人失望的。我无意忽视我们已能缔结的几种军备管制协定，也无意贬低这些协定的重要性。但是不可逃避的事实仍旧是：由于全部军备问题事体巨大，上述协定所代表的成就相形之下就显得很小。虽然如此，尽管第二个裁军十年已经过了一半，殊属遗憾的是仍旧没有接着采取措施来扩大初步的成果。

当我们审视裁军情况或仔细考虑裁军未来进展的时候，我们所见到前景不是很有希望的。代表一个爱好和平热切希望见到我们的这个世界免于军备激增的国家，缅甸代表团要响应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书的辉煌的导言内所表示的希望：

“……各会员国以处理紧急事件的态度，来对这个古老的问题给以新的注意。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险象环生”。（A/10001/Add. 1第11页）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联合国较有效果。但是所牵涉到的问题的巨大和紧急的确是可怕的。联合国，作为一个协调各国政策和行动的中心，采取行动的能力现在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本组织在解决我们越来越互相依赖的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需的全面办法的制订方面应当继续起一种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大家知道，最近举行了两届大会特别会议，完全为审议经济事项。由于世界事务中经济问题越来越重要，在这个时候举行两届特别会议是非常适宜的。我们因此认为对于倡议举行会议的人和参加会议筹备工作的人都应当予以赞扬。

最近的经济讨论集中注意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重要决定自然是在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该届会议上所通过的行动纲领特别载列了许多对于创立一种较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作出很大贡献的有益建议。

目前试图做的事情是至少要改组现有国际经济关系的结构和重新安排现有国际经济关系的秩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为着可了解的理由，许多国家对于这件事情抱有坚定的意见，所以困难仍旧存在。

可是到现在为止已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样一来，继续的辩论帮助澄清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在这种进程中，还想出了并建议了各种新的办法和新的行动途径。

但是最重要的是：随着世界经济力结构的新演变而有的辩论的加紧，产生了一种大家彼此更为和衷共济的精神。这是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上明白地可以看出来的。

同样的，在最近结束的第七届特别会议上，和解精神的表现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切参加国家方面还有一种作出进展和取得具体结果的愿望，因此达成了在几种重要问题方面进行进一步合作的协议。

既有这种情况，联合国应当帮助促进这种新生的国际合作精神并使它在世界发展中成为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这也是无疑的，为了要这样做，就必须增强联合国处理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效力。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联合国目前正在执行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一种有用的职务。但是联合国的资源有限，而世界发展的需要是很大的。因此，更加重要的事是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

我们所以赞成现正采取的新的主动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有效的促进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机构。我们希望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为拟订详细的行动提案而设立的特设委员会将能作出我们大家都能支持的具体建议。

各个国家越来越是互相依赖并必须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以便能在各种方面采取集体行动；既然如此，那就需要加强联合国的力量。检查联合国体系需要什么结构上的改变以使它成为更经济和更有效率的机构的这一举动因此应当受到欢迎。但是单有结构上的改变还是创造不出各会员国之间必需的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组合各种特定需要的可能办法和范围，无论在国际安全、经济发展、交换意见或文化合作方面。只有做到这点以后，可能作出的任何结构上或组织方面的改变才能够得到各会员国的支持和谅解。

另一需要及时采取紧急国际行动的领域是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未完成的工作有关。我们大家都知道，国际海洋法，虽然是近在一九五八年才编纂的，但是到现在已经不适合当代的需要和关注的事项了。在迅速而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冲击下，一九五八年的四种日内瓦公约所定立的法律制度迅速地成为不足以完成其主要目的的典章，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海洋环境中各国间的争端和冲突并保证海洋及其资源的和平、有秩序和公平利用。这是几乎没有任何疑问的：“日内瓦制度”不能够再顶得住因技术革新、政治目的和经济需要而发生的冲击和反应了。这一制度的崩溃，对于促进这个世界上的法治的逐步建立和普遍尊重的事业——也就是我国坚决致力的事——势将给予严重的打击。当然，如果在海洋所掩盖的百分之七十的地球表面上，在法律方面是混乱而无秩序的，那就不能够有世界性的法治。

因此，每一国家，无论大国或小国，富国或穷国，内陆国家或沿海国家，都有

极重大的、压倒一切的利害关系要迅速仔细制订一种新的、广泛的国际条约，以正直公平因而更为稳定、耐久、可行的一种新的法律秩序去替代日内瓦制度。我不是不注意所牵涉到的问题的复杂，必须调和的各国利益的繁多，和现在手头任务的艰巨，这至少同为整个国际社会制定长期法律的工作一样繁重。我因此了解第三次会议当前的任务绝对不简单，也不容易，并且必须费相当时日才能顺利完成。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我先前提到过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变动是在毫不容情地加快向前进行，因而大家必需对一种新的海洋法制度达成国际共同意见，这件事不但绝对必要，而且极端急迫。

如果第三次会议上的谈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或者毫无结果，则将来的事态演变势将使人手足无措。除了集体的国际共同意见之外，另外的办法——的确，唯一的办法——就是单方面的国家行动。在这方面，我们最好是回顾第三次会议主席，斯里兰卡的阿梅拉辛格大使，在强调把海洋法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时所说的非常理智的话，他说“需要前面无法律”。

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当会议在明年春季继续工作的时候，所有各方都能表现出和衷共济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志，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会议取得全面成功。

埃斯科瓦尔·萨洛姆先生（委内瑞拉）：托恩先生当选为本大会的主席使我们感到高兴，更使我们充满信心地预期在他的主持下本届会议将取得有益的成果。

同时，我也要向阿尔及利亚的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道贺，因为他对大会的上一届会议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也向联合国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道贺，因为他在其工作上表现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勇气，以及他对世界上新的问题所表示的关心。

联合国第三十届会议不但要我们对本组织的前途，同时也要我们对世界的前途，作出深切的思考。低估联合国在过去三十年来为世界和平作出的一切努力，将是最严重的错误。要求联合国作出超过它实际所能作出的努力将是同样严重的错误。

现在本组织正面临着本身改组的重大问题。毫无疑问，在过去三十年来，很多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出现了变化。实际上，联合国的合法性的问题现在已变得更为复杂更为迫切了。

我们越接近新的社会与经济过程，我们也就应该越加生气蓬勃越加迅速地采取行动。我们正开始生活在一个谈判和妥协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有着各种变通途径以供选择的时代。谅解和妥协是可能做到但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事。在未来四分之一世纪内，联合国必须作出贡献概列它的前景和探索新的视野。为全人类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将是未来年代的主要目标。成立联合国并不是为了要把世界形成一个乌托邦，而是要加强一个独特的自由国家的大家庭，并且要在政治和国际的范畴内，帮助大家订出促进人类发展的广泛纲领。

这个伟大的国际论坛和世界议会已经持续了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就足以证明它有道义力量、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以及继续存立和改进的真正可能性。

目前是在历史发展上发生比任何时期更为复杂的转变和改革的时期。有些国家正从电子和电子计算机时代以前的社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前进到一个工业化以后的社会；我们正从一个纯是本洲性关系的世界进入历史性同时共存的时代。

这个深受多洲性关系、联系和结谊影响的时代，给我们大家所渴望的、进行的和计划进行的一切事物带来了一种全球性的意义。

冷战的政策已经结束。传统的模式已经破坏。自动结盟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我们生活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使今天属于本组织、渴望成为主角实际作出国际政治决定，而不仅为其旁观者的那些国家加入了作出政治决定的世界。

因此，这些新国家已经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它们对维持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平衡是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已经组成了一个基本民族大家庭，再也不能被忽视或弃之不顾了。它们想要参与决策工作和确定自己命运的理想和愿望，与发达国家本身的利益是不相抵触的。反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它们坚强有力地确认自己的身份，以及它们为达到内部增长的稳定目标而作出的努力，不

但使它们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满怀信心，同时也有助于工业国家的稳定。

在十九世纪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世界的均势全靠大国之间的谅解来维持。但是在人类生活的这一个阶段，本星球上的均势有赖所有国家来维持，不论它们是贫穷或发达，是大国还是小国。

发展中国家没有理由要采用机械性的想法，因为这种想法可能使它们重复工业社会的错误或程序。新国家的重要任务将是构想和拟定它们自己的而且在某种情形下可能是富有创造性的方法。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第三世界和工业国家之间还缺乏充分的联系。我们的这些国家在促请国际舆论注意我们的意见和看法方面是有困难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面，又缺乏了关于贫穷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资料。我们必须设法打破这种缺乏报导或反面报导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而有时候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舆论上应该享有的威望和形象。现在必须重新审查一下世界新闻报导的程序和机构，使我们能以某种方法来改善报导的均衡，从而可以满足所有国家对报导资料的需求，而不只限于满足某些孤立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需求。目前的危机，主要是由于工业社会行为标准和方式的崩溃。我们无须成为那些标准和方式的继承者。

这种必然的政治变革形成了一种被称为“相互依存”的历史性事件，最近发生的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已经把这种局面很戏剧化地揭露出来。

这两种现象都是目的仅在保全工业国家本身经济利益的那种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人造的均衡状况的后果。这是不义的专横的秩序，也是永久不平衡和骚动的根源，与之同来的还有浪费的习惯、无限制的军事开支以及道德方面不能饶恕的不负责任和玩忽行为。

放任的消费主义，以及光以物质财产作为衡量人类增长以及国际进展的唯一准则，都是这种世界秩序最臭名昭著的变态行为。

长期以来，只有发展中国家和现在构成第三世界的那些国家在那里承担这种秩序的恶果。最近，工业国家也受到了这种制度的影响，它们现在发现了一项基本

的事实：各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这些亚、非、拉国家，一向是依赖局面的传统受害者。我们拉丁美洲大多数的国家自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就已享有政治独立，但是我们至今仍然处在不能容忍的经济从属制度里面，我们现在希望能够从中解放出来。

虽然现在相互依存关系在概念上已经受到重视，但是较弱国家的依赖现象仍然存在。要使相互依存具有真正的意义，必须达成足以改变过去的评价和观点的具体协议。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里，我们可以对从多边关系上得利的经验，作出评价。此外，双边关系也是越来越有用的，只要这种关系是坦率、诚实和切中时弊的。但是除此之外还必须指出一致行动的重要性，一些国家集团可以借此对某些问题达成协议。这样就可以纠正某些不平衡现象，而其余的也可以在将来加以矫正。

提高油价的决定，并不纯是一些不负责任或喜欢冒险的政府意图侵犯工业国或扰乱世界经济平衡的奇异念头；而是不肯让自己的资源继续贬值下去的主权国家的决定。认为一向贫穷的国家现在正在用牺牲富国利益的办法来致富的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这无异说现在出现了一个穷人的富豪统治集团。

现在，石油生产国被斥为目前经济不平衡的罪魁祸首，但大家却忽略了一项事实：就是在这个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石油涨价这件事与此涨价之前的其它通货膨胀价格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在石油价格被维持在人为的低价的年代，通货膨胀的过程已经有增无已。过去几年以来，通货膨胀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石油生产国只不过在两年以前才决定提高油价。

过去两年来发生的变动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国际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严重。据估计这些国家的往来帐户的赤字，可能从一九七三年的100亿美元增至一九七五年的300亿美元以上。其中不到三分之一可能认为是石油价格造成的。其余的三分之二，是由于制成品和粮食涨价，加上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恶化造成的。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是认识到自己的国际责任的。今年三月举行的阿尔及尔

会议就足以证明它们已经成熟以及有着非常开明的国际合作意识。石油输出国组织并不是一个放肆的集团，打算作出决定来对付工业国家；它是一个郑重的思虑周到的组织，绝不希望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现行经济秩序中有种种荒谬的情况，其中之一就是把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成两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大家都是生产者，同时又都是消费者。

今天，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负有一种国际责任。这是世界上现行的政治秩序中意义最重大的改变之一。我所代表的国家充分了解这项事实。

委内瑞拉的总统已经向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其它成员国提议，设立一项15亿至20亿美元的基金，作为无偿的资金来帮助第三世界不出产石油的国家应付由于调整价格而导致的石油价格的增涨。

现行经济秩序的基本问题是使受到通货膨胀、出口价格暴跌和货币动荡打击最重的第三世界国家能有稳定的局面来执行其发展计划。

大家希望即将召开的贸发会议将会是朝着这个目标的重要步骤。贫穷是对目前的整个历史性秩序的一项控诉。如果我们迅即采取具体步骤，建立象农业发展基金之类的维持平衡的制度，这个问题就可以简单化了。但是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产油国家，则最低限度也可以说是武断的想法。

这将意味着免除工业大国的国际责任，而且也不符如下的基本概念，即：在这个各国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责任也是相互依存的。

就委内瑞拉而言，维护自然资源是持续的传统政策，不但作为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共同创立国而言，而且在进行重要的内部决定时也是一样。最近，我们通过了两项历史性的决定：就是将铁和石油收归国有。

这两项决定都是根据在我们多元化民主社会内达成的全国共同意见作出的。这样的社会是委内瑞拉政治制度的根基。通过执行以前已经存在的法律和规例以及以前已经公布的方案，我们把铁和石油收归国有，那些法律和规例都是经过公众舆

论和政党的自由辩论而制订的。因此，这并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或任何具体利益的国际阴谋。这是一个自由的主权民族、一个知道自己资源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立意要在不依赖或从属任何人的情况下管理自己资源的民族作出的证言。

这是委内瑞拉总统担允执行的一项更广泛的发展生态平衡和所有非再生资源的政策的一部分。我国政府把保护河流湖泊和海洋、动物和植物等不受掠夺和侵害，完全认作自己的目标。我们同时认识到这种政策必须在全世界的水平上执行。因此，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当中，联合国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

我们必须为全人类而保卫这个星球，我们必须在普遍民主的条件下这样做，这样大自然的资源才可以造福世界上的大多数而非专属于有限的一小撮人的利益。

在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期间，我们务须记住：建立一个可信赖的国际制度乃当务之急。最近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以及其它的事件，为我们带来了乐观。关于这个会议，工业国家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而作出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了解问题之后必须继之以行动。我们认为将要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将使大家有机会进行有用的对话，用具体的言词来阐明国际合作的意义。

很多在过去所说的话今天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必须找出一种表现新概念的秩序来表达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对话是可以做到的。其中存在着谅解和妥协的变通途径。但是还需要加强协定的可靠性和各种安排的诚意。现在已不能再继续过分简化地处理问题了。我们必须在合乎理性的范畴内应付问题。

原料、发展、石油价格、制成品的成本和粮食并非各自为政的独立体系。它们全都是一个相互关连、有着明确关系的重要过程的组成部分。换言之，联合国本届大会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种种新的团结方式。我国在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成立为独立国家时就有了国际团结的概念。当时我们对石油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只不

过是在南美洲北岸的一个小小的农业社会而已。

但是早在那个阶段，西蒙·玻利维尔就在巴拿马召开了一个大会来阐明美洲大陆团结的战略。远在我们成为一个石油生产国以前，我们先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现在我们完全相信：单单被当作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还嫌不够；反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范畴内思想和行动：就是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团结在一起。

除了这些联盟以外，委内瑞拉相信自己有参加任何旨在培育世界合作方法的一切倡议的任务，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我们与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认同而已。在这种努力之中，我们对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小、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或非工业化的、而且不论南北东西，都是一视同仁的。

委内瑞拉作为一个产油国家，已经很谦虚但又很有诚意地阐述了好几项国际合作方案。我们已同加勒比区中美洲国家和其它在我们大陆南部的国家达成了重要的协议。委内瑞拉已允诺为国际合作提供基金总数达272,400万美元，合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以上，所以是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对发达国家所规定的限额的。不过，我们认识到单靠个别无援的倡议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就和其它石油生产国一起着手拟订一项更广泛的可对国际发展作出贡献的计划。

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的各项协议形成了国际经济关系上的重大改变。按照这些协议，我们必须本着忠诚的信念来采取行动，确保这些原则可以驱除疑虑切实有效地作出贡献，创造有利于举行具体谈判的气氛。我们已经同意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对所通过的协议表示的任何异议都会使人严重怀疑共同意见的诚意和到目前为止所表现的灵活态度。

即将召开的巴黎会议将会按照这里通过的协议而举行。我们认为，这将是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第一次有历史性展望的谈判，双方对世界经济问题的全球性办法的观点幸而已经获得接纳。我们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未来的相互依存关系、世界经济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健全和稳定将有赖于谈判双方的智慧、洞察力和谅解以及现在所表示的政治意志。

我们积极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而且已成为本组织三十年来历史的一部分。今天在欢迎三个新会员国——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共和国——因而使联合国又增多了几个独立国的时候，我们看到殖民时代在世界上无可避免地结束了，实在不能不感到高兴。

我们同样愉快地祝贺苏里南的独立，这个拉丁美洲国家是委内瑞拉兄弟般的邻邦，我们希望它将于本届大会加入联合国。

我们不但在经济方面表示团结，在全球和区域政治上也是如此。中东方面，我们要寻求一项和平持久而能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在塞浦路斯、罗得南亚和纳米比亚都得到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和全世界的人民一样，希望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基于同样的国际团结的精神，我们期望朝鲜半岛能得到一个果断的政治解决，从而一劳永逸地结束该地区动荡不安的局面。

在拉丁美洲，我们与玻利维亚和巴拿马团结一致。我们希望有关的国家，能够和谐地解决关于玻利维亚这个内陆国的问题，玻利维亚总统班塞尔·苏亚雷斯已经在今天早上解释过这个问题；我们对他宣布已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我们也希望巴拿马运河的问题不会成为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越来越不愉快的事件。我们期望这两件事情都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希望能由合理而公平的方法来解决。巴拿马这件事，是关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尊严的问题。

在没有世界裁军制度和不扩展非核化地区的情形下，国际团结是不可思议的，关于后者，拉丁美洲已经树立了先例。和平利用核能的机会是不能错过的。我国对增加其发展的可能性，甚感兴趣。但我们并没有忘记必须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规定更为详尽。必须在稳定、可靠的情况下利用核能，任何避免滥用核能的禁止措施都是值得欢迎的。大规模毁灭性的工具都必须受到管制，以免人类受其损害。联合国必须勇敢地处理一项可能影响国际法治的重大问题：核威胁的问题。在本大会里，我们已经听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可怕的警告。应该把核能的利用置于可靠的管制之下，这样它的和平用途才不致突然被转为侵略用途。本

组织的力量主要是有赖将来可能发展出来对付核威胁的检查和管制办法。对这个问题提出的任何警告和顾虑都不会失之过分的。正如裁军一样，禁止核扩散也必须成为既成事实。作为一项实际的方式，也有必要研究一下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它在武器方面的开支两者之间应有的比例。

裁军将不会创造一个乌托邦，但它是发展一项政策和行动的先决条件。

国际社会已趋成熟的表现是无可否认的。因此，必须使每一个国家都确信，区域性冲突不单是当地骚乱的因素，同时也会导致传染病似的世界性动荡不安。幸而现在已经能够以具体的条件来展望世界和平。和平已不再是抽象的理想、幻想或希望，而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主要起源于近年来世界社会要求发展的力量。

国际对抗已经成为代价越来越高的冒险行为，因此现在才有可能更为实事求是地探讨和利用和平共存的确切变通办法。和平不再是一个理想，而是政治上真正可以做的事。

在未来的年代里，我想我们将会参与加速世界上政治民主化和使公民在社会上更多参加作出决定的过程。同样，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强调人类生存的价值和尊严。在这方面，联合国诚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过有待完成的工作还很多。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委内瑞拉是充分认识这些价值的重要性的。

同样，我们必须考虑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控制任何或一切形式的暴力现象及其表现。这些现象中有一些是由于经济不平衡或千百年来存在的那末古老的不正义现象。但是政治解决是必需的，现在是设计和规划这些办法的时候了。

简而言之，这一切都使我们确信，人类的状况和个人与社会行为的道德力量将会克服工业化文明所带来的歪曲是非和故意破坏的作为。世界秩序可以以人类为基础，并只能够以人类为基础。因此，我们对联合国怀有的信任、希望和乐观引起了这些基本问题：我们对人类的前途能否乐观，是否有必要继续不采任何行动？现状能否改变？能否在政治和道德方面提出正义的观念？我们是否接受这样的

事实：人类的状况是基于自由并基于人类创造力的自由行使？为此我们必须把国际信实这项不能替代的原则从崩溃中挽救过来。

委内瑞拉是一个相信并且确认人类的生命、民主制度和自由的基本价值的国家，我们希望重申：在国际争论或纠纷上面，我们愿意聆听和了解别人的意见。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我们希望自己的动机为大家所理解；我们的尊严受到尊重，因为它与任何其它国家的尊严是没有冲突的；并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话看作是善意的表示。

结束一篇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有两种方法：怀着悲观或怀着乐观的态度。我以乐观的态度来结束我的讲话。

下午一时十五分散会